



鄂伦春民间文学选

张风铸 蔡伯文 编写



鄂伦春民间文学选

张凤铸 蔡伯文 编写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呼和浩特

鄂伦春民间文学选

张凤铸 蔡伯文 编写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0千 插页:4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统一书号:10089·175 每册:0.44元

序 言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如此的参差不齐，丰富多姿。今天的世界已经跨入电脑的时代，却还有一些民族正处在使用石器或弓箭进行狩猎和采集的阶段。如果说人类的历史迄今已有三百多万年，那么，阶级社会以来的全部文明史才只有数千年，两者相比，后者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对于历史上早已消失了的而又没有文字直接记载的原始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中的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和一步步发展下来的，他们怎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和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怎样思考和理解周围的世界，这样一类的问题，迄今仍然存在着一连串的哑谜和空白。

要了解已经消失了的原始社会，通过劳动资料的遗骸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但另一方面，一些原始民族关于自身社会的种种神话传说和歌谣，也应当看作是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因为它们储存记忆人类童年时代社会历史面貌的仓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运用希腊、罗马神话提供的素材，精辟地研究了古代希腊、

罗马氏族社会的形成、演变和解体的历史过程。他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①他称赞过瑞士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巴霍芬，巴霍芬曾经着重提出过母权制，认为“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②马克思也一向非常重视各民族的神话传说，认为它们具有“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③并且还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们从来没有因为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充满了荒诞不经的内容或宗教迷信的色彩而摒弃它们，相反地，在他们大量的著作中，经过审慎的处置，不断引用了许多神话传说的典故和形象，生动有力地阐明了捍卫了他们的观点，在正确对待和运用人类文化遗产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对神话传说的精当论述，为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石。

解放前夕，我国境内大体上还有十多个兄弟民族处在原始公社末期的发展阶段上。这些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口头创作。这些文学素材，有的已被整理出版，更多的尚待开掘、搜集，而对于这些民族口头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则需

要进一步地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与研究。显然，这是一项迫切需要大力去做的工作，也是一项很繁重很艰巨的任务。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鄂伦春民间文学选》，是有关鄂伦春族的第一本口头文学的集子。鄂伦春是一个以勤劳强悍著称的民族，共有三千二百多人（1978年统计数字），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接壤的大、小兴安岭中。凡是到过那里并和鄂伦春族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带着浓烈的兴味或难以忘怀的印象谈论他们。这是因为长时期来他们在原始森林中过着和周围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狩猎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解放以后，他们刚刚脱离原始社会，因而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残存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这些对于多数人来说，可能会感到非常遥远和非常陌生。尽管如此，尽管还存在着语言上的阻隔，本书的编者张凤铸和蔡伯文两同志，却多次深入到鄂伦春地区，怀着炽热的心情，比较用心地把解放以来搜集到的不同体裁和题材的传统口头创作，根据它们原来的面貌，作了必要的选择和整理，而且比较侧重在原始社会形态的反映上。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值得赞许的。他们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这些口头文学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我们对鄂伦春族往昔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能有一个

较为具体的了解；作为资料，它们对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和美学都将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的价值。当然，由于它是鄂伦春族的第一本口头文学的集子，不能凡是有价值的素材都被选了进去。这是不应当那样苛求的。这是需要经过日后不断的补充、修订，方能逐步完备起来的。

秋 浦

1980年5月17日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②同上书26页。

③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55页，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鄂伦春民间文学初探

鄂伦春族是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极富特色的兄弟民族，约三千余人。人口虽然稀少，却在国内外素享盛名。主要分布在东北边疆绵亘千里的大、小兴安岭。这一带，山峦起伏、河川萦回，林深如海、百兽麇集。在这座天然的绿色宝库里，漫山遍野松樟挺拔、桦杨竞秀，碧草如茵、繁花似锦，野生果类俯拾即是，各种鱼类游动在无数的河流里。鄂伦春人凭着这样的环境，世代过着“风驰一矢山腰去，猎马长衫带血归”的游猎生活。

狩猎是鄂伦春族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对狩猎生产具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和异常熟练的技能。传统的狩猎经济决定了他们社会的面貌，显示出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特色。由于鄂伦春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十分缓慢，解放前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亲切关怀下，跨越过好几个社会发展的阶段，一跃而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鄂伦春，为世人所注目、神往！

鄂伦春族没有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口头创作是他们主要的文学形式。“老人不讲古，后人失了谱”，鄂伦春长者常把讲古道今、传播民间文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天职，既是一种文化休息的方式，又是教育下一代人的手段。每当“乌力楞”①中的儿孙们绕膝而坐，酒

酣耳热之际，或是于野外燃起篝火憩息之时，老人们就神采飞扬、如数家珍似地讲述着传统的口头文学，其中有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歌谣、谚语和谜语等等，人们一代接一代地口耳相传下来。

世代相传、源远流长的鄂伦春民间文学，具有集体、口头、变易这些特点。我们实际触及所感，同一个神话传说或故事，同一首歌谣，在不同的地区、时间，不同人的嘴里，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说法和唱法，没有最后的“定本”。它们流传的过程，就是讲述人根据自己的态度、理解、感受和愿望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因此，每一篇作品几乎都闪烁着集体智慧和经验的光芒，很难断定谁是真正的作者。

鄂伦春民间文学深深植根于狩猎生活的土壤之中。他们主要的实践经验，几乎都是和狩猎生产相联系，传统的狩猎生活给他们的民间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创作素材，而原始公社的集体生活，又给他们的文学艺术增添了许多古朴的色彩。本书选编的鄂伦春族各种体裁、内容的口头创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生动地反映出他们往昔的社会面貌、狩猎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以及他们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情趣等等。

神话传说故事：鄂伦春族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是最古老的口头创作，每每引人入胜地记载了先民们的生活情状，反映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企图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强烈愿望。在这个愿望的积极鼓舞下，他们的卓越的想象力，犹如一匹插上神翼的仙马，在辽阔的天地间自由自在地驰骋、翱翔，创造出系列瑰丽夺目的艺术篇章。

鄂伦春族的先民不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想象世界，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形象和意志创造出许多威风凛凛的神灵与英雄，这是他们文学宝库中的最突出的创造。他们把一切美好的愿望和品质都加在神灵或英雄人物的身上，而“神”实际上是用劳动工具武装着的现实人物。是能工巧匠，又是全体氏族或部落成员的庇护者，他们常常被塑造成具有人的力量和自然界的力量相互交织而成的素质，和全体鄂伦春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都是些劳动的神、战斗的神、为民除害谋利的神，个个智勇双全、百折不挠，始终充满着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追求幸福理想的热情。

在鄂伦春人的朴素的世界观当中，凡是有利于生产活动和生存斗争的事物，有利于氏族繁荣和生命繁衍的东西都是好的、善的、美的，都受到全体一致的维护和歌颂；反之，都是坏的、恶的、丑的，都受到防范、诅咒和抵抗。恶魔“满盖”是鄂伦春神话传说中集体创造的一个反面典型，是个半人半兽的庞然怪物，它嗜血成性、残害生灵、掠人妻女、散布瘟疫，和蒙古族史诗及民间故事里经常出现的“蟒古思”是很近似的。这些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形象的对立斗争，都是光彩熠熠地贯穿在全部的神话传说和故事中，并通过神或英雄人物对恶魔的生死搏斗和双方力量的反复较量来展现，而且总是以恶魔的惨败告终。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在《喜勒特很报仇记》、《阿拉坦布托的遭遇》和《阿勒塔涅斩魔记》里，都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这些英雄形象，不是简单地当作“常胜将军”来描述，开始他们总是屡遭挫折和失败，但是，他们志不可摧，奋斗不息，在斗争中注意积蓄力量，增长才干，还不断得到山川树木、花草

虫鱼的帮助，或是神灵的启发，加之猎马猎犬的献策出力，最后才取得了胜利，获得了美好的生活，从而揭示出原始民族的美学理想，“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之光”（高尔基：《谈故事》）。

《欧新波的故事》以及直接记录现实生活的《鄂汉团结抗日的故事》等，都有其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缘由，但又不完全是历史的实情，它们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丰富了。如嫉恶如仇、主持正义的毛意，心地善良、舍身救人的欧新波，消灭病疫、为民造福的阿勒塔涅，武艺惊人、藐视清帝的毛考代汗，以及反抗日帝奴役的盖山兄弟等，他们都是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民族英雄；对于心术不正、见利忘义的兰奇，贪婪残暴的安达和佐领等这类人物，也都是他们生活中遇到过多次的，一一受到应有的谴责和惩罚。

在鄂伦春人塑造的许多动物的艺术形象中，马是最生动最有意义的。游猎生活使得他们和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山林狩猎，马匹的多少与好坏直接影响猎获物的多寡，可见马匹是极重要的生产工具，后来又成为衡量贫富的标志。鄂伦春人对马的深厚感情，十分细腻地反映在口头文学之中。骏马多是主人公的战友或“恩人”。马能爱人所爱、憎人所憎、急人所急，与主人恩仇一致、同甘共苦、同赴危难；马能通人语、知人意，献策献计，和主人共创奇迹。马，与其说是被神化了，不如说是被人格化了。英雄配骏马，骏马助英雄，交相辉映，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值得提及的是鄂伦春族有人类起源于动物的神话，说那时候的人浑身是毛，有两条腿，没有膝盖，象野兽一样奔跑在荒野里，生吃蘑菇和野果。后来吃了盐，慢慢长出了膝

盖，脱落了全身的毛，变成了后来的鄂伦春人。这种传说比较普遍，和人类起源于动物界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如恩格斯说：“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②在鄂伦春族的神话里，还没有发现所谓上帝造人的说法，曾经出现的“最高最权威”的神灵，可能是从汉族传说里借来的玉皇大帝（《喜勒特很报仇记》），这是和他们的社会发展及宗教信仰有关联。

鄂伦春人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起源很早、流传广泛以“万物有灵”论作为信仰基础的原始宗教，其中包括了对自然、图腾和祖先崇拜的古老内容。过去，他们对火、山川和某些动物的崇拜是虔诚的。《虎恩人》的传说，体现了自然崇拜中山神保佑狩猎丰收的信仰；《熊的传说》流传更是普遍，他们对熊的禁忌和礼拜，道出了图腾崇拜的长期存在。这些从早期氏族社会流传到当代的遗俗，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不理解，表现出幼稚的思想意识和蒙昧的心理状态。鄂伦春人的神话传说故事，是研究人类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贵材料。

诗歌：鄂伦春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诗、歌、舞三位一体，往往难解难分，这是处在人类社会比较低级发展阶段上的各民族诗歌普遍具有的一种特征。鄂伦春的诗歌多是合乐之词，“谣与歌相对，则有徒歌合乐之分”^③。鄂伦春人称民歌为“扎恩达勒”（或“占达仁”），曲调的音阶以五声为主，也有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以羽调式居多，宫调式、徵调式为次，商调式较少；曲调结构一般都是单乐段形式的分节歌，曲调辽阔、高亢，节奏较为自由。无论男女老少见啥唱

啥、想啥唱啥，即兴填词、随编随唱，其间有领唱、齐唱、对唱等，形式非常活泼，声调极其悠扬。他们边歌边舞，不管有词与否，复沓喊出“鄂乎蓝、德乎蓝”、“折刻折刻”、“何莫哈莫”等，音韵节律是很壮美的。

鄂伦春现有的诗歌中尚未见到鸿篇巨制的叙事体史诗，较多的是揉抒情、叙事于一体的短诗、情歌、仪式歌等，许多诗歌洋溢着一种原始游猎民族朴实无华、独臻其妙的意趣。

十七世纪中叶以来，野心勃勃的沙俄帝国不断蹂躏、蚕食我国东北边陲，热爱祖国的鄂伦春族曾多次和鄂温克、达斡尔等族人民一起，用弓箭、猎刀和棍棒，英勇地抵抗过拥有新式火器的帝俄的入侵，在捍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卓立功勋！《摇篮曲》大约是历史上著名的“绥芬之役”（1900年）时期里的产物，当时有五百名鄂伦春士兵参加了保卫绥芬的战斗。

睡觉吧，我的小姐姐，
你的阿曼④从军去了绥芬，
达子香花开时才能回家。
睡吧，我的姐姐快快长大。

睡觉吧，我的小姐姐，
等你能拿起弓箭的时候，
骑上骏马也去打“罗刹”⑤。
睡吧，我的姐姐快快长大。

八行短诗，没有藻饰，更无雕琢，也不是金刚怒目式地喊

叫，而是如歌似吟地轻声哼唱。这位鄂伦春妇女和无数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一样，深切怀念着卫国守边的丈夫，又殷切盼望着女婴快快成长，奔赴战场，打退“罗刹”，保卫家乡。章段复沓，回旋迭唱，摇曳生姿。这位母亲的音容声貌以及她对亲人、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不消几笔就点染出来了。于朴实平易中显深意、真情，是鄂伦春族诗歌的一大特色。

长期来美学讨论中关于美的起源、美的原始的表现形式、美和自然和生活的早期关系以及美对于生活的价值和作用等一些问题，往往限于概念上的争执，而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都是大量地、生动地蕴藏在民俗或民族学的有关材料当中，却常常为我们所忽略或不见。尤其是一些曾经处在或刚刚脱离了落后的原始社会的民族，他们的民俗、民间文艺可以提供许多这方面的宝贵材料和例证，有待于我们去作深入的发掘。鄂伦春诗歌里反映出来的对美的理解、美的情趣都是发人深思、迪人心扉的。“原始狩猎者的艺术活动的性质十分明确地证明了，有用物品的生产和一般的经济活动，在他们那里是先于艺术的产生，并且在艺术上打下了最鲜明的印记。”^⑥鄂伦春人美的观念、美的价值和作用是全然来源于狩猎的生活及其实际的需要的。

看呵！在广阔的兴安岭上空哟，
飞翔着好看的乌哩鸟，
若提起我们装米粮的皮口袋哟，
就是仿照着可爱的乌哩鸟腿子做的。
.....

看呵！在连绵的高山上哟，
保存着一种扁扁的石头；
扁石头上的花纹好看真无比哟，
我们鄂伦春人的烟袋，
就是仿照着它做的。

.....

喜鹊的翅膀好看真无比哟，
我们鄂伦春人靴子上的花纹，
就是仿照着它做的。

.....

嘎咳鸟爪子上的羽毛好看真无比哟，
我们鄂伦春姑娘的耳环，
就是仿照着它做的。

（《鄂乎蓝德乎蓝》）

在他们的诗歌中，比兴和艺术夸张比比皆是，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凡是在山林中聆听过鄂伦春歌手那嘹亮悠长、动人心弦的歌声的人，无不感到心旷神怡、耳目一新。

谚语：鄂伦春谚语是集体的智慧和经验的荟萃，它们多以便于记忆的精短的“炼话”形式出现，语言形象生动，音韵和谐悦耳，饱含着哲理的寓意，高度概括了人们在生产斗争、社会实践中的各种经验和认识。警句格言一类的谚语，更是教育和启迪氏族成员的有效手段。“男人不怕山高，女人不怕活细”，反映出他们社会里男人狩猎的本领和女人细活的质量，是衡量两性分工中各自能耐高低的标志，也是选

择配偶的重要条件。又如“风往东吹，水不一定向东流。”

“遇事没有主意，就象没有方向的风。”等都是从狩猎生产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至理名言。其它的谚语，也程度不同地展现出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世态人情。

谜语：鄂伦春谜语由谜面（喻体）和谜底（本体）两部分组成。谜面尽量避开谜底，却又表现谜底；谜底不同于谜面，却又近似谜面。

草地上扣着四个碗。——马蹄。

姑娘出门很谨慎，回来已经怀了孕。——桦皮水桶。

这些形象、简朴、生趣四溢的语言，蕴含了对生活的精细的观察。鄂伦春老人常以谜语来锻炼人们的思考和联想的能力，给人以迁想妙得的艺术美感。

在鄂伦春民间文学的宝库里巡礼，真是满目琳琅，目不暇接。我们接触到的各种口头创作，还没有发现一篇或一首悲观失望、颓废无力的作品。长时期以来，鄂伦春人对自然界既依赖又斗争，他们的生产工具和方法虽然简陋，然而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从来没有低过头，始终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勇敢地向自然界展开艰苦持久的战斗。他们每向自然界索取一头野猪或马鹿，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有时甚至牺牲性命。可是，他们从来都是以苦为乐，坚忍不拔。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始终满怀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斗争必胜的信念，这一切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艺术里，构成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宝贵传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过去辗转于大、小兴安岭鄂伦春族聚居地调查搜集来的传统的民间文学资料，加以精选和整理，同时，参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早年搜集的一些鄂伦春民间文学的素材，进行了必要的

整理、订正和注释，并将以往署名发表过的较好的诗歌和传说故事，都一并收编进来，汇集成册，以方便同志们参考和研究。我们的水平有限，难免有缺点或不当之处，还望专家、读者们热心指正。

编 写 者

1980年3月

注：

① “乌力楞”是鄂伦春语。原指同始于一个男祖先的子孙们组成的家族公社，即是由若干户小家庭构成的集体生产、平均消费的血缘组织。十九世纪以来，它逐渐演变成地域性的村、屯组织。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 杜文澜（清）：《古谣谚》。

④ 鄂伦春语，即爸爸。

⑤ “罗刹”即沙皇俄国。

⑥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